

## 以书法载道服务时代

□ 杨刚

随着2026年二月二龙抬头节庆活动的结束，“木兰杯”2026大同马年春联书法展历经一个多月的展期，在观众的参与和点赞声中圆满落幕。

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，历经千年传承，始终与大众生活、社会发展同频共振。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，书法艺术的生命力愈发清晰地指向一个核心要义——书法不能脱离人民、背离审美，唯有扎根大众沃土、坚守艺术本真，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，绽放光彩。“木兰杯”2026大同马年春联书法展的成功举办，即是坚守艺术初心、以书法载道服务时代，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的探索。

回顾书法发展史，从起源到发展、从传统到当代，书法本来就源于实用、属于大众，而非少数人标榜身份的玩物。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打破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，让文艺回归人民、扎根生活，摒弃精英化的孤芳自赏，拒绝脱离大众审美的畸形“创新”，用符合艺术和审美的形式传递文化温度、彰显时代精神。

追溯书法历史，甲骨文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成熟汉字与书法雏形，刻于龟甲兽骨之上，本是商代先民用于记录占卜吉凶、祭祀征战、农事收成等日常事务的实用文字，线条质朴、字形简约，全然为了实用记录而生，并非刻意追求艺术美感。商周金文铸于青铜礼器与日用器物之上，或是记载祭祀典礼、天子诰命，或是记录功勋封赏、民间契约，兼具记事、凭证、传承的实用功能，文字形态顺应铸造工艺与使用需求演变，厚重古朴笔法的背后是先民生活与社会运转的真实印记。

到了秦汉时期，书法因实用需求实现跨越式发展，更是彻底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字与书写的垄断。战国至秦代，篆书笔画繁复、书写耗时，难以适应日益频繁的政务往来与民间交流，于是笔画方折、易写易认的隶书出现并被推行全国。这一书体的革新让文字书写走向基层官吏与普通百姓，书法的大众根基就此筑牢。我国出土的秦汉简牍墨迹，更是书法源于实用、属于人民的铁证。这些书写在竹木简牍上的文字，多是戍边将士的家书、边关的公文账册、驿站的往来文书，出自普通兵士、基层小吏、民间人士之手，笔法随性自然、质朴率真，也在无意间成就了汉代书法的鲜活风貌，成为后世书法取法的重要源泉。



魏晋以降，书法的艺术审美逐渐被发掘，但依旧没有脱离大众与实用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本是文人雅集的诗序手稿，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是痛失亲人的悲愤祭文，苏轼的《黄州寒食帖》是贬谪期间的抒怀诗作。这些传世名帖最初都是日常书写、情感表达、记事抒情的实用载体，而非刻意创作的艺术作品。大同出土的北魏碑刻、墓志、造像记，或是记录逝者生平，或是彰显功德，或是祈福平安，笔法粗犷、气韵生动，既满足了丧葬、祭祀、祈福等实用需求，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碑书法体系，构筑了中国书法的多元面貌。

历史流变证明，书法从来都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，始终在服务现实生活中实现着艺术升华。也就是说，是实用需求催生了艺术，而非艺术脱离了实用。

“木兰杯”2026大同马年春联书法展，立足大同文化底蕴，以百姓最熟悉的春联为载体，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，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，既有笔法精湛的专业创作，也有质朴真挚的大众书写，内容紧扣新春祈福、家乡情怀、木兰文化，字字贴近百姓生活、契合大众审美。展览配套的全民书写“马”字、写春联送福字等活动，让老人、孩童、普通市民都能提笔挥毫，从欣赏者变为参与者，让书法回归春联祈福、节庆文化的实用场景，回归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大同之外，国内不少城市开展“书法进万家”活动，书法家走进社区、乡村、校园，为百姓书写春联、福字，题写家训、牌匾，让书法融入百姓家居、乡村文化、校园美育；民间发起的老年书法班、少儿书法课，让大众在日常书写中感受传统文化，重拾笔墨乐趣，让书法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。这一切都与古代简牍书写、民间碑刻、百姓题联等一脉相承，印证着书法需要扎根实用、贴近人民，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反观当下书法领域的一些不良倾向恰恰是背离了书法本源。有人将书法异化为少数人的“精英标榜”，刻意追求怪异笔法、扭曲字形，以“创新”为名抛弃传统笔法与大众审美，把书法变成脱离生活、脱离人民的抽象游戏；有人将书法功利化、小众化，沦为圈子里的自娱自乐，忽视了书法服务大众、传承文化的核心使命。诸种脱离实用、背离人民的做法，完全违背了书法的发展规律，终究会失去生命力。

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，笔墨需要坚守审美底线、扎根生活沃土，让书法既保留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，又贴近大众、贴近时代，真正走进大众日常，融入公共空间、美育教育，成为丰富全民精神生活、提升文化素养的重要载体，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彰显地域文化特色、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效途径。

对“素人”作者  
切勿拔苗助长

近年来新大众文艺兴起，很多普通基层劳动者的写作受到关注，其中出现的拔苗助长情况，值得引起重视。

毫无疑问，“素人”作者的文字应当更多地被“看见”。我们需要创造条件，让他们的作品更容易发表，并鼓励更多人拿起笔来写作，抒发心声、书写时代，这对繁荣文艺事业有着重要意义。但很多“素人”作者的文字水平、写作技巧，都比成熟作家要弱一些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，鼓励和扶持“素人”作者，就要放弃基本的标准。

关注文坛和图书市场的人都注意到，如今不少媒体都开始向“素人”作者倾斜，不仅发表他们的作品，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专栏、专版。

只是在关注“素人”作者的同时，不能以降低作品品质为代价。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。对水平尚有欠缺的“素人”作者，应该帮助他们修改作品，多给他们必要的指导，多让他们参加学习和交流活动，不断获得提高。如果一味降低要求，只因为他们的身份就“放水”，一方面容易给读者提供低品质的作品，另一方面也会让这些作者产生能力幻觉，滋生功利性思维，想着在文学之路走捷径。

同时，一个地方如果暂时没多少优秀“素人”作者，也不能为了营造繁荣景象，强行打造、刻意包装。比如，有外卖员作者火了，本地也就推出自己的外卖员作者。有的地方这样做，甚至只是为了出成绩、凑数量。这是既不尊重创作规律，也不尊重写作者和读者的表现。

还有些图书策划人和出版机构，为了快速推出新人、出畅销书获得经济收益，人为制造“文学新星”。他们主动为“素人”策划作品，组织团队收集资料、编写提纲，甚至直接代笔。有些“素人”作者，甚至年老体衰、精力有限者，接连推出多部作品，其中一些内容和表达明显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与文风，引发了社会质疑。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，破坏了文学圈和图书市场的正常生态，对作者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伤害。

唐代文学家韩愈说，做学问、写文章要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，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”。有潜力的“素人”作者，不非得要让他们快出著作、迅速出名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公平的展示机会，丰富文学的多样性，同时引导文艺创作者更脚踏实地，关注生活和社会现实，让文艺进一步扎根大地、焕发活力。

据《中国文化报》

## 使命感是音乐创作最无法“外包”的

人、Demo制作者、歌词优化师等，但这些岗位正被AI快速替代。再比如传统音乐以手工与技艺为荣，如今却要面对“听起来像”的仿制品充斥平台，听众分不清，创作者无处申诉。更残酷的是，AI所带来的海量内容泛滥，让平台推荐机制倾向于“频率高”“响应快”的生产方式，反而让“用心做出的作品”被淹没。

我们还能守住什么？有4件事是AI无法承担而人类必须坚持的。一是表达意图的设定权，AI不会真正理解情绪、文化、立场，它只是模仿和排列，人类必须仍然是那个设定表达方向的人。二是版本选择的判断力，在10个AI产出版本中，选择“哪一个才代表我”，这一判断，是创作者的灵魂所在。三是为表达署名并承担后果的责任感，AI不会被批评、不会被质疑、不会被追责，而人类创作者，应该也必须那个站出来

说“我认同这个作品”的人。四是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感与文化担当，真正的艺术创作，从来不仅仅是“制造内容”，而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声音、一种姿态、一种立场。艺术家不是内容搬运工，而是文化现场的见证人。使命感是创作最无法“外包”的。

这就是人类创作的尊严边界。AI成为创作引擎后，创作者必须完成一次进化——不再是单纯写作者，而是控制生成方向、选择表达结构、承担文化责任的那个人。我们不再比谁写得最全，而是比谁判断得更准、表达得更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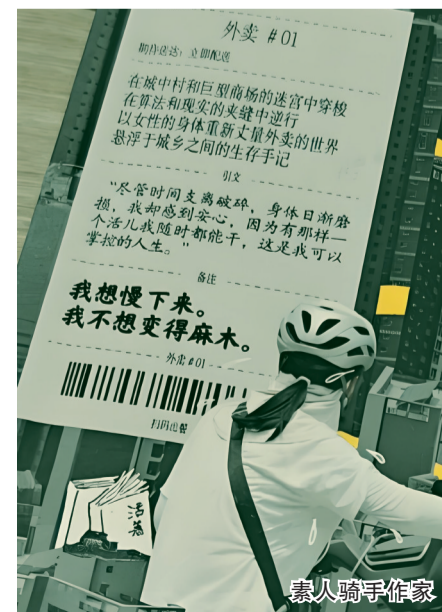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既不能无谓地恐慌，也不能乐观地自负。AI时代，真正能留下来的，是那些愿意承担判断责任、敢于对表达“签名”的人，是那些有情怀、有审美、有使命感同时又有新技能的践行者。这将是未来创作的门槛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



我们正身处一场创作结构的震荡之中。在音乐领域，AI可以用一句提示生成旋律、歌词、编曲，完成整套制作流程；它可以模仿任意歌手的声音与风格，复刻审美而不需理解意义；它还可以24小时不休地产出作品，但这些作品不需要署名，也无人对其负责。

这场技术革命的影响并非“未来将来”，而是此刻发生。AI冲击的是创作领域的关键结构。如流行音乐行业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，曾依赖词曲工厂、编曲



素人骑手作家